

倚天屠龍記



倚天屠龍記



倚天屠龙记

第二集

金 庸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倚天屠龙记 (二)/金庸著. -北京:生活·读书·
新知三联书店,1994.5 (1995.8重印)
(金庸作品集;17)
ISBN 7-108-00668-5

I. 倚… II. 金… III. ①侠义小说-中国-现代②长篇小
说-中国-现代 IV. I24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2562 号

目 录

十一	有女长舌利如枪393
十二	针其膏兮药其育425
十三	不悔仲子逾我墙465
十四	当道时见中山狼495
十五	奇谋秘计梦一场541
十六	剥极而复参九阳591
十七	青翼出没一笑颯631
十八	倚天长剑飞寒铍661
十九	祸起萧墙破金汤703
二十	与子共穴相扶将743





前面一艘小船上一个虬髯大汉操桨划，舱中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。在后追赶的一艘大船中站着几名番僧和蒙古武官，弯弓搭箭，向那大汉射去。但听得羽箭破空，呜呜声响。

十一 有女长舌利如枪

张三丰带了张无忌下得少室山来，料想他已然命不长久，索性便也绝了医治的念头，只是跟他说些笑话，互解愁闷。这日行到汉水之畔，两人坐了渡船过江。船到中流，汉水波浪滔滔，小小的渡船摇晃不已，张三丰心中，也是思如浪涛。

张无忌忽道：“太师父，你不用难过，孩儿死了之后，便可见到爹爹妈妈了，那也好得很。”张三丰道：“你别这么说，太师父无论如何要想法救你。”张无忌道：“我本来想，如能学到少林派的九阳神功，去说给俞三伯听，那便好了。”张三丰道：“为甚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盼望俞三伯能修练武当、少林两派神功，治好手足残疾。”

张三丰叹道：“你俞三伯受的是筋骨外伤，内功再强，也是治不好的。”心想：“这孩子明知自己性命不保，居然不怕死，却想着要去疗治岱岩的残疾，这番心地，也确是我辈侠义中人的本色。”正想夸奖他几句，忽听得江上一个洪亮的声音远远传来：“快些停船，把孩子乖乖交出，佛爷便饶了你的性命，否则莫怪无情。”这声音从波浪中传来，入耳清晰，显然呼叫之人内力不弱。

张三丰心下冷笑，暗道：“谁敢如此大胆，要我留下孩子？”抬起头来，只见两艘江船，如飞的划来，凝目瞧时，见前面一艘小船的船梢上坐着一个虬髯大汉，双手操桨急划，舱中坐着

一男一女两个孩子。后面一艘船身较大，舟中站着四名番僧，另有七八名蒙古武官。众武官拿起船板，帮同划水。那虬髯大汉膂力奇大，双桨一扳，小船便急冲丈余，但后面船上毕竟人多，两船相距越来越近。过不多时，众武官和番僧便弯弓搭箭，向那大汉射去。但听得羽箭破空，呜呜声响。

张三丰心想：“原来他们是要那虬髯大汉留下孩子。”他生平最恨蒙古官兵残杀汉人，当下便想出手相救。只见那大汉左手划船，右手举起木桨，将来箭一一挡开击落，手法甚是迅捷。张三丰心道：“这人武功不凡，英雄落难，我怎能坐视不救？”向摇船的艄公喝道：“船家，迎上去。”

那艄公见羽箭乱飞，早已吓得手酸足软，拚命将船划开尚嫌不及，怎敢反而迎将过去？颤声道：“老……老道爷……，你……你说笑话了。”张三丰见情势紧急，夺过艄公的橹来，在水中扳了两下，渡船便横过船头，向着来船迎去。

猛听得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小船中男孩背心上中了一箭。那虬髯大汉一个失惊，俯身去看时，肩头和背上接连中箭，手中木桨拿捏不定，掉入江心，坐船登时不动。后面大船随即追上，七八名蒙古武官和番僧跳上小船。那虬髯大汉兀自不屈，拳打足踢，奋力抵御。

张三丰叫道：“鞑子住手，休得行凶伤人！”急速扳橹，将渡船摇近，跟着身子纵起，大袖飘飘，从空中扑向小船。

两名蒙古武官嗖嗖两箭，向他射来。张三丰袍袖挥动，两枝羽箭远远飞了出去，双足一踏上船板，左掌挥出，登时两名番僧摔出丈许，扑通、扑通两声，跌入了江中。众武官见他犹似飞将军由天而降，一出手便将两名武功甚强的番僧震飞，无不惊惧。领头的武官喝道：“兀那老道，你干甚么？”

张三丰骂道：“狗鞑子！又来行凶作恶，残害良民，快快给

我滚罢！”那武官道：“你可知这人是谁？那是袁州魔教反贼的余孽，普天下要捉拿的钦犯！”

张三丰听到“袁州魔教反贼”六字，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难道是周子旺的部属？”转头问那虬髯大汉道：“他这话可真？”

那虬髯大汉全身鲜血淋漓，左手抱着男孩，虎目含泪，说道：“小主公……小主公给他们射死了。”这一句话，便是承认了自己的身分。

张三丰心下更惊，道：“这是周子旺的郎君么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不错，我有负嘱咐，这条性命也不要了。”轻轻放下那男孩的尸身，向那武官扑去。可是他身上本已负伤，肩背上的两枝长箭又未拔下，而且箭头有毒，身刚纵起，口中“嘿”的一声，便摔在船舱板上。

那小女孩扑在船舱的一具男尸之上，只是哭叫：“爹爹！爹爹！”张三丰瞧那具尸身的装束，当是操舟的船夫。

张三丰心想：“早知是魔教中的人物，这件闲事不管也罢。可是既已伸手，总不能半途抽身。”当下向那武官道：“这男孩已然身亡，余下那人身中毒箭，也是转眼便死，你们已然立功，那便走罢！”那武官道：“不成，非将两人的首级斩下不可。”张三丰道：“那又何必赶人太绝？”那武官道：“老道是谁？凭甚么来横加插手？”张三丰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理我是谁？天下事天下人都管得。”

那武官使个眼色，说道：“道长道号如何？在何处道观出家？”张三丰尚未回答，两名蒙古军官突然手举长刀，向他肩头猛劈下来。这两刀来势好不迅疾，小舟之中相距又近，实是无处闪避。

张三丰身子一侧，本来面向船首，略转之下，已面向左舷，两刀登时砍空。他双掌起处，已托在两人的背心，喝道：“去罢！”

掌力一吐，两名武官身子飞起，砰砰两响，刚好摔在原本所乘的舟中。他已数十年未和人动手过招，此时牛刀小试，大是挥洒如意。

那为首的武官张大了口，结结巴巴的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你莫非……是……”张三丰袍袖挥动，喝道：“老道生平，专杀鞑子！”众武官番僧但觉疾风扑面，人人气息闭塞，半晌不能呼吸。张三丰袍袖一停，众人面色惨白，齐声惊呼，争先恐后的跃回大船，救起落水的番僧，急划而去。

张三丰取出丹药，喂入那虬髯大汉口中，将小舟划到渡船之旁，待要扶他过船，岂知那大汉甚是硬朗，一手抱着男孩尸身，一手抱着女孩，轻轻一纵，便上了渡船。张三丰暗暗点头：“这人身受重伤，仍是如此忠于幼主，确是个铁铮铮的好汉子。我此番出手虽然冒失，但这样的汉子却也该救。”当下回到渡船，替那大汉取下毒箭，敷上拔毒生肌之药。

那女孩望着父亲的尸身随小船漂走，只是哭泣，那虬髯大汉道：“狗官兵好不歹毒，一上来就放箭射死了船夫，若非老道爷相救，这小小的船家女孩多半也是性命不保。”

张三丰心想：“眼下无忌不能行走，若到老河口投店，这汉子却是钦犯，我要照顾两人，只怕难以周全。”取出三两银子交给艄公，说道：“艄公大哥，烦你顺水东下，过了仙人渡，送我们到太平店投宿。”那艄公见他将蒙古众武官打得落花流水，早已万分敬畏，何况又给了这么多银子，当下连声答应，摇着船沿江东去。

那大汉在舱板上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老道爷救了小人性命，常遇春给你老人家磕头。”张三丰伸手扶起，道：“常英雄不须行此大礼。”一碰他手掌，但觉触手冰冷，微微一惊，问道：“常英雄可还受了内伤么？”常遇春道：“小人从信阳护送小主南

下，途中与鞑子派来追捕的鹰爪接战四次，胸口和背心给一个番僧打了两掌。”

张三丰搭他脉搏，但觉跳动微弱，再解开他衣服一看伤处，更是骇然，只见他中掌处肿起寸许，受伤着实不轻，换作旁人，早便支持不住，此人千里奔波，力拒强敌，当真英雄了得。当下命他不可说话，在舱中安卧静养。

那女孩约莫十岁左右，衣衫敝旧，赤着双足，虽是船家贫女，但容颜秀丽，十足是个绝色的美人胎子，坐着只是垂泪。张三丰见她楚楚可怜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那女孩道：“我姓周，名叫周芷若。”张三丰心想：“船家女孩，取的名字倒好。”问道：“你家住在哪里？家中还有谁？咱们会叫船老大送你回家去。”周芷若垂泪道：“我就跟爹爹两个住在船上，再没……再没别的人了。”张三丰嗯了一声，心想：“她这可是家破人亡了，小小女孩，如何安置她才好？”

常遇春说道：“老道爷武功高强，小人生平从来没有见过。不敢请教老道爷法号？”张三丰微笑道：“老道张三丰。”常遇春“啊”的一声，翻身坐起，大声道：“老道爷原来是武当山张真人，难怪神功盖世。常遇春今日有幸，得遇仙长。”

张三丰微笑道：“老道不过多活了几岁，甚么仙不仙的。常英雄快请卧倒，不可裂了箭创。”他见常遇春慷慨豪爽，英风飒飒，对他甚是喜爱，但想到他是魔教中人，不愿深谈，便淡淡的道：“你受伤不轻，别多说话。”

张三丰生性豁达，于正邪两途，原无多大偏见，当日曾对张翠山说道：“正邪两字，原本难分。正派中弟子若是心术不正，便是邪徒；邪派中人倘若一心向善，那便是正人君子。”又说天鹰教主殷天正虽然性子偏激，行事乖僻，却是个光明磊落之人，很可交这个朋友。可是自从张翠山自刎而亡，他心伤爱徒之

死，对天鹰教不由得极是痛恨，心想三弟子俞岱岩终身残废，五弟子张翠山身死名裂，皆由天鹰教而起，虽然勉强抑下了向殷天正问罪复仇之念，但不论他胸襟如何博大，于这“邪魔”二字，却是恨恶殊深。

那周子旺正是魔教“明教”中“弥勒宗”的大弟子，数年前在江西袁州起事，自立为帝，国号称“周”，不久为元军扑灭，周子旺被擒斩首。弥勒宗和天鹰教虽非一派，但同为“明教”的支派，相互间渊源甚深，周子旺起事之时，殷天正曾在浙江为之声援。张三丰今日相救常遇春，只是激于一时侠义之心，兼之事先未明他身分，实在是大违本愿。

这晚二更时分才到太平店。张三丰吩咐那船离镇远远的停泊。艄公到镇上买了食物，煮了饭菜，开在舱中小几之上，鸡、肉、鱼、蔬，一共煮了四大碗。张三丰要常遇春和周芷若先吃，自己却给无忌喂食。常遇春问起原由，张三丰说他寒毒侵入脏腑，是以点了他各处穴道，暂保性命。张无忌心中难过，竟是食不下咽，张三丰再喂时，他摇摇头，不肯再吃了。

周芷若从张三丰手中接过碗筷，道：“道长，你先吃饭罢，我来喂这位小相公。”张无忌道：“我饱啦，不要吃了。”周芷若道：“小相公，你若不吃，老道长心里不快，他也吃不下饭，岂不是害得他肚饿了？”

张无忌心想不错，当周芷若将饭送到嘴边时，张口便吃了。周芷若将鱼骨鸡骨细心剔除干净，每口饭中再加上肉汁，张无忌吃得十分香甜，将一大碗饭都吃光了。

张三丰心中稍慰，又想：“无忌这孩子命苦，自幼死了父母，如他这般病重，原该有个细心的女子服侍他才是。”

常遇春不动鱼肉，只是将那碗青菜吃了个精光，虽在重伤之下，兀自吃了四大碗白米饭。张三丰不忌荤腥，见他食量甚

豪，便劝他多吃鸡肉。常遇春道：“张真人，小人拜菩萨的，不吃荤。”张三丰道：“啊，老道倒忘了。”这才想起，魔教中人规矩极严，戒食荤腥，自唐朝以来，即是如此。北宋末年，明教大首领方腊在浙东起事，当时官民称之为“食菜事魔教”。食菜和奉事魔王，是魔教的两大规律，传之已达数百年。宋朝以降，官府对魔教诛杀极严，武林中人也对之甚为歧视，因此魔教教徒行事十分隐秘，虽然吃素，却对外人假称奉佛拜菩萨，不敢泄漏自己身分。

常遇春道：“张真人，你于我有救命大恩，何况你也早知晓我的来历，自也不用相瞒。小人是事奉明尊的明教中人，朝廷官府当我们是十恶不赦之徒，名门正派的侠义道瞧我们不起，甚至打家劫舍、杀人放火的黑道中人，也说我们是妖魔鬼怪。你老人家明知我的身分来历，还是出手相救，这番恩德，当真不知如何报答。”

张三丰于魔教的来历略有所闻，知道魔教所奉的大魔王叫做摩尼，教中人称之为“明尊”。该教于唐朝宪宗元和年间传入中土，当时称之为“摩尼教”，又称“大云光明教”，教徒自称“明教”，旁人却称之为魔教，他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常英雄……”

常遇春忙道：“老道爷，你不用英雄长，豪杰短啦，干脆叫我遇春得了。”张三丰道：“好！遇春，你今年多大岁数？”常遇春道：“我刚好二十岁。”

张三丰见他虽然浓髯满腮，但言谈举止间显得年纪甚轻，是以有此一问，于是点头道：“你不过刚长大成人，虽然投入魔教，但陷溺未深，及早回头，一点也没迟了。我有一句不中听的话劝你，盼你不要见怪。”常遇春道：“老道爷见教，小人怎敢见怪？”

张三丰道：“好！我劝你即日洗心革面，弃了邪教。你若不

嫌武当派本领低微，老道便命我大徒儿宋远桥收你为徒。日后你行走江湖，扬眉吐气，谁也不敢轻视于你。”

宋远桥是七侠之首，名震天下，寻常武林中人要见他一面亦是不易。武当诸侠直到近年方始收徒，但拣选甚严，若非根骨资质、品行性情无一不佳，决不能投入武当门下。常遇春出身魔教，常人一听早已皱起眉头，竟蒙张三丰垂青，要他投入宋远桥门下，于学武之人而言，实是难得之极的莫大福缘。

岂知常遇春朗声道：“小人蒙张真人瞧得起，实是感激之极，但小人身属明教，终身不敢背教。”张三丰又劝了几句，常遇春坚决不从。

张三丰见他执迷不悟，不由得摇头叹息，说道：“这个小姑娘……”常遇春道：“老道长放心，这位小姑娘的爹爹因我而死，小人自当设法妥为照料。”张三丰道：“好！不过你不可让她入了贵教。”常遇春道：“真不知我们如何罪大恶极，给人家这么瞧不起，当我们明教中人便似毒蛇猛兽一般。好，老道长既如此吩咐，小人遵命。”

张三丰将张无忌抱在手里，说道：“那么咱们就此别过了。”他实不愿与魔教中人多打交道，那“后会有期”四字也忍住了不说。常遇春又再拜谢。

周芷若向张无忌道：“小相公，你要天天吃饱饭，免得老道爷操心。”张无忌眼泪夺眶而出，哽咽道：“多谢你好心，可是……可是我没几天饭可吃了。”张三丰心下黯然，举起袍袖，给她擦去了腮边流下来的眼泪。周芷若惊道：“甚么？你……你……”张三丰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良心甚好，但盼你日后走上正途，千万别陷入邪魔才好。”

周芷若道：“是。可是这位小相公，为甚么说没几天饭好吃了？”张三丰凄然不答。

常遇春道：“张真人，你老人家功行深厚，神通广大，这位小爷虽然中毒不浅，总能化解罢？”张三丰道：“是！”可是伸在张无忌身下的左手却轻轻摇了两摇，意思是说他毒重难愈，只是不让他自己知道。

常遇春见他摇手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小人内伤不轻，正要去找一位神医疗治，何不便和这位小爷同去？”张三丰摇头道：“他寒毒散入脏腑，非寻常药物可治，只能……只能慢慢化解。”常遇春道：“可是那位神医却当真有起死回生的能耐。”

张三丰一怔之下，猛地想起了一人，问道：“你说的莫非是‘蝶谷医仙’？”

常遇春道：“正是他，原来老道长也知道我胡师伯的名头。”

张三丰心下好生踌躇：“素闻这‘蝶谷医仙’胡青牛虽然医道高明之极，却是魔教中人，向为武林人士所不齿，何况他脾气怪僻无比，只要魔教中人患病，他尽心竭力的医治，分文不收，教外之人求他，便是黄金万两堆在面前，他也不屑一顾。因此又有一个外号叫作‘见死不救’。既是此人，宁可让无忌毒发身亡，也决不容他陷身魔教。”

常遇春见他皱眉沉吟，明白他的心意，说道：“张真人，胡师伯虽然从来不给教外人治病，但张真人相救小人，大恩深重，胡师伯非破例不可。他若当真不肯动手，小人决不和他干休。”张三丰道：“这位胡先生医术如神，我是听到过的，可是无忌身上的寒毒，实非寻常……”常遇春大声道：“这位小爷反正不成了，最多治不好，左右也是个死，又有甚么可担心的？”他性子爽直之极，心中想到甚么，便说了出来。

张三丰听到“左右也是个死”六个字，心头一震，暗想：“这莽汉子的话倒也不错，眼看无忌最多不过一月之命，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。”他一生和人相交，肝胆相照，自来信人不